

少女天子

姒姜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一部女皇的史诗，一个美人的传奇。

『上穷碧落』系列第二部，

架空历史类最不可错过作品。

少女天子

姒姜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少女天子 / 姒姜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8. 12

(新历史言情系列)

ISBN 978 - 7 - 5396 - 3031 - 1

I. 少… II. 姒…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3259 号

少女天子

姒 姜 著

责任编辑:吕冰心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圣泉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网 址:www.awpub.com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合肥中德印刷培训中心印刷厂

开 本:700 × 1000 1/16

印 张:16

字 数:280,000

版 次: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 - 7 - 5396 - 3031 - 1

定 价:23.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内容简介



一个可爱纯真的少女，被人用巫术将其灵魂拘禁，穿越来到千年前的碧落王朝。当她醒来，她已落入一对心狠手辣、觊觎皇位的夫妇之手，变成假冒他们夭折的次女幼语，当上了碧落朝女皇之储君，成为二人的工具。

她身负切齿之恨，报仇从来都是她唯一的目标，加诸于身的十年剧毒折磨，以及与亲人相离的悲苦，令她无法解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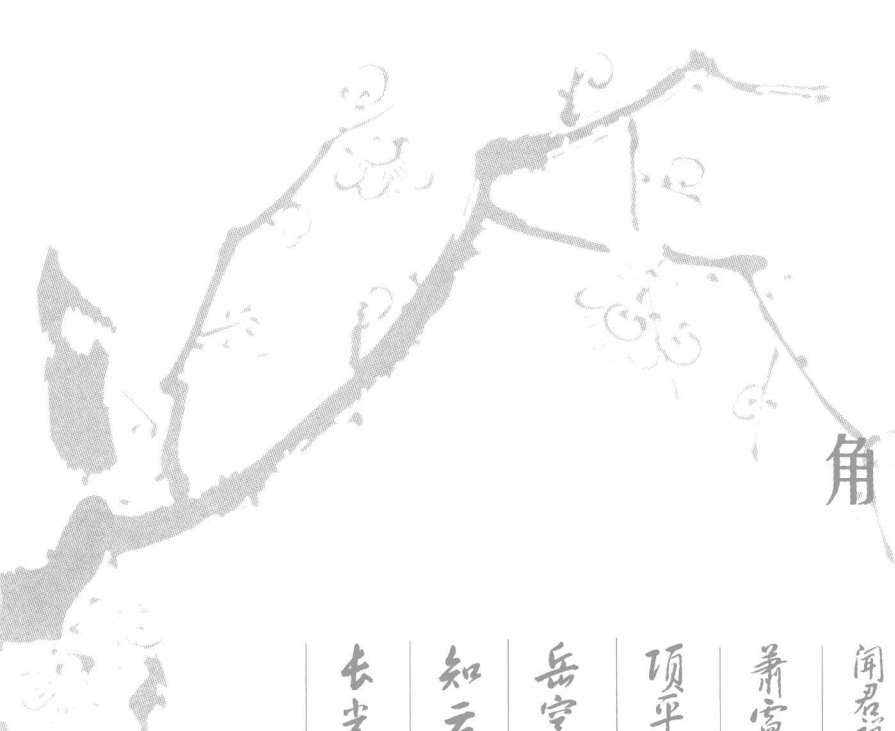
然而，恋人满怀深情的相守，朋友满心真诚的相护，臣子满腔热血的众志成城，令她不愿再舍弃一切只为报仇。

但是，决战终于到来……

小说写战争、谋略、权术、野心、抱负、人心，上达庙堂之高，下及江湖之远，开阖大气、惊心动魄；写爱情、友情、亲情，无论在帘幕低垂的深宫，还是在黄沙漫漫的边塞，细腻幽邃、婉转缠绵。

本书为“上穷碧落”系列第二部。关于这个女子神秘的前世今生，敬请翻阅第一部《上穷碧落》。





角色介绍

妲语

被寄魂妖术招引，穿越而来，虽身为碧落国女皇，但身经闻家多种毒物控制逼迫，成为萧霓野心的牺牲品。为报仇，她奋起抗争，幸遇孙预相助，二人情义渐渐转浓。

孙预

出身摄政王世家，才智卓绝，心系妲语，甘愿助她报仇。

闻君祥

妲语现世的亲生父亲，与妻子萧霓阴谋夺权，坑害妲语。

萧霓

本是公主身份，却因另有隐情而不为人知。其野心很大，一直妄想夺回女皇之位。有一子闻诚，二女闻诉、闻语。闻诉嫁与王熙为妻。

项平

任尚书省仆射，是妲语的心腹，助妲语亲政。

岳宁

妲语最为倚重之人，人称“小孔明”，智计百出。

知云

妲语身边的内臣，掌管妲语起居，人最为灵秀。

长光

妲语身边的内臣，生性寡言，对妲语极为忠心，剑术极高。

喜雨

嫖语身边的内臣，最为稳重，负责日常琐碎政务处理。

王熙

闻君祥长女闻诉之夫，聪明仁和。

水扬波

吏部侍郎。原是嫖语派去闻氏一党的卧底。

萧水天

倾慕嫖语，曾为其放弃探花亦卧底于南王之侧，现又为她刺探闻氏一党的秘密。

孙昌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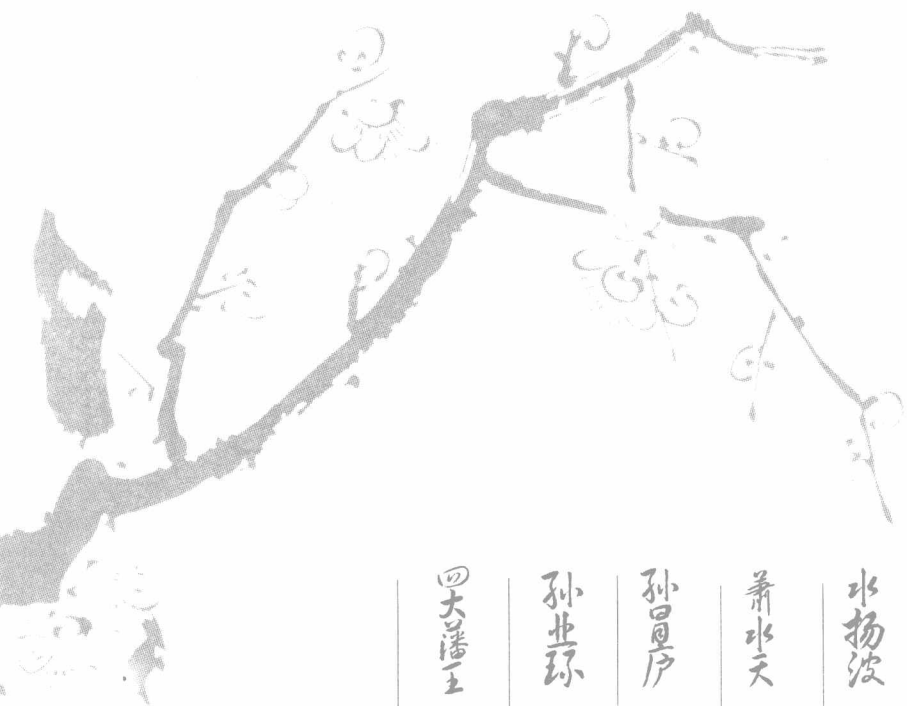
扬国公。现孙氏最长者，孙预之祖父。

孙世琛

柱国公。孙预之父。

四大藩王

南王齐冕，女儿昭南郡主嫁给孙预的堂兄孙颐为妻。麟王别常，有一子别夕，后来弑父夺权。另有西王蒋哲、晋王袁肖阳。





目 录

- 1 惊鸿一现 /001
- 2 初窥明君 /007
- 3 白头浪卷 /012
- 4 赋敛之弊 /021
- 5 云光摇曳 /026
- 6 借力打力 /035
- 7 厚积薄发 /044
- 8 锥处囊中 /049
- 9 落叶花开 /054
- 10 斧穿曲折 /063
- 11 临崖动地 /072
- 12 鸢飞唳天 /079
- 13 按图索骥 /091
- 14 月照波心 /102
- 15 暗箭难防 /111
- 16 风清气白 /123
- 17 瑞云初现 /136



- 18 春日载阳 /147
- 19 岚气成云 /159
- 20 春秋代序 /166
- 21 关塞笳鼓 /175
- 22 春风吹凉 /184
- 23 发轫苍梧 /191
- 24 有凤来仪 /197
- 25 太清一和 /207
- 26 风起波生 /218
- 27 愁肠百结 /227
- 28 不能忘情 /235



1 惊鸿一现

“当世高才舍庄怀兄更有其谁？此番魁首不必说，定是庄兄的囊中物了，哈哈哈哈！”

“鉴明兄过誉过誉，庄怀不才，只求能为国效力，尽己之用而已。”

“哎！庄兄此话太谦了。如今皇上亲政临朝，革弊用新，正是用才之际。庄兄之才略，朝野慕名还来不及呢！”

“唉……当天子虽已践祚近六年，然朝纲久弊，文恬武嬉，怎不令人忧心哪！”

“庄兄忧怀天下，实乃天下之幸！来来来，小弟敬你一杯，预祝兄台飞黄腾达，仕途得意。”

“承兄吉言，请！”

这厢觥筹交错，杯盘狼藉，刚由州试取中的举人齐聚一堂，宴乐捧场，好不热闹！而同为二楼靠窗的另一张桌边却只静静地坐着三个品茗的人，与方才举杯碰盏喧哗四起的一桌只隔了一架屏风。三人闲闲地坐着，似是赏景，又似聆听。身着淡黄秋衫的，正一个劲儿地替中座那位剥着瓜壳；另一边是个浅墨色长衫的人，正襟坐于一旁，情思

淡渺仿若神游太虚,却又有种稳秀之感;而正中的那位身份上显然就要贵气得多,一袭品月緋线印花式对襟长褂,面容隐在一角阴暗里,瞧不真切,但举手投足间却挥洒了一身的尊贵优雅。

只见他微抬下颌,晒道:“文恬武嬉?!若是他今科未中,岂不要说世乖时弊,国势颓危?”

淡黄衫子的人见说忙回道:“主子可是觉得他们太闹了?要不,咱换一个地儿?”

“不必,瞧的就是这个热闹。”他轻弹一记手指,吟了句店里的招牌楹联,“状元楼里状元红,文人雅士竞相藁……呵呵,如今州试已落,各地的举子都云集天都,以待来春的省试。这个热闹说的可不就是这个场面?”他转了出来,轻扬的唇角微掀,晕出一丝略带讥嘲的笑意,尽敛秋光,竟就是女皇妩语!

妩语亲政至此已有月数,平日一直忙乱,今日倒是难得清闲地坐在状元楼里。

着淡黄衫子的知云轻笑,音色清亮而略带讨好:“还不是怕主子听着烦心!状元是喝得状元红,但喝着状元红的可不一定有多少墨水了。就这两人,许是樊州过来的吧?”这话说得尖酸。樊人多鄙俗,几无才子,倒是屠夫甚为有名,时人都称“樊州屠夫”。

妩语闻言朝他噘了眼,却又忍不住一笑,流转出无尽的风流婉转,嗔骂道:“你这张嘴,真是刻薄惯了!人家好歹也是正经举人,你就不能留点口德?”

知云一脸不以为然地说:“他们信口雌黄,诽谤国政,这才叫不留口德呢!”

妩语听了脸色微沉,问他二人:“你们猜猜,今次春闹的龙头会花落谁家呢?”

长光微怔,与知云对视一眼。他二人俱在宫中,虽说不是毫不插手外务,但于这方面却是少了解。这时候叫他们猜……知云看了看妩语略带讥诮的神色,心中猜度她的意思……这是不是就是让他给已升任尚书省右仆射的项平传句话呢?此次春闹,他可是已定名的主考呢!想通这一层,知云笑嘻嘻地答道:“主子要我说,可不许怪知云

没见识！我想，这金榜是怎么也落不到那两家吧！”

本是极可心的话，但妯语却怎么也应不出个“好”字来，脑中浮现的是岳穹前些日子刚上的一道要求大开言路，倚重台谏院的折子。

方今圣政维新，朝纲大举，诚宜廓开雅道，以明圣听，引天下贤士，与弘正道。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以积蓄多少，而在于百姓苦乐。陛下于万人之上，掌万民之事，然位高则下民难近，至尊则黎庶不亲。是故，何以晓民声而体民情，惟在多纳直臣，虔听谏言，以开贞刚之正气。臣自不佞，才识不达，伏愿陛下行圣德之行，明以察微，聪以知远，顺天之义，知民之情，使朝纲奸邪不容，上下齐心，皆务贞良之贤风……

岳穹总是高瞻远瞩的，一步步地替她谋划每一政令。要广开言路，自是为明察得失，而这一旦施行，就得跟上采纳新人，重用贤士，野无遗贤。

只不过，眼下这两个举子少才却喜自命清高，寡德却爱沽名钓誉。用无可用，但若弃之不取，恐怕牢骚满腹，对朝政多有谤语。现今已是这般，那名落孙山之后的言辞更是可以料见。只是若用了这两人……

对了，妯语忽然想到，或者就可以用那些爱做出头椽子又胸无点墨、位卑言轻的人来试探试探闻党，就是牺牲了，也不过给他一个教训。主意一定，妯语淡淡说道：“如今要取的就是这些敢于出言指弊的举子。此人虽轻狂少才，但又何妨效郭隗之于燕昭王呢？若他们都可取，天下士子还有谁不可用？”

“主子说得是。”知云轻应一声，将话记上心。

这里适才议定，邻桌已爆出几声惊呼：“这不是乌州覃思吗？”

“就是那个九岁举神童，并作‘扬帆欲借扶摇力，乘槎直上叩帝阍’的那个覃思？”

“覃思还有几个？此番春闱有他在，状元定是叫他给摘去了。”

“唉。”



惊
鸿
一
现

覃思？是不是就是写《抛书人集》的那个覃思呢？妩语秀眉轻抬，向来人望了过去——眼前是一个极年轻的士子，十七八岁，丰神俊朗，又带了三分少年得志的傲气。

妩语看着他，忽然就想起了六年前在净月庵初见萧水天，也是这番光景。一样的年轻，又得了榜眼，正是春风得意、人生快意的时候。少年得志，定也正是雄心万丈吧？但他却肯潜伏在南王身侧五年，如今又入闻府，于公于私，她都有亏于他。

“几位公子，可否借个座？”眼前忽然晃出一张亲和的脸，稳健的眼神在看到妩语抬起脸后微怔，但也不过一瞬，他仍是有礼地轻轻一揖。

知云朝四处看了看，的确是满座了，可是……

“公子请坐。”妩语颌了颌首。

来人连连称谢，入了座，也不客气，叫上一碗牛肉面，便开始一筷一筷地吃了，竟是头也没再抬过。妩语略觉有趣。

知云转了转眼，开口问他：“这位公子也是来参加省试的吗？”

“嗯。”那人抬起头来，点了下头，便又埋首只顾着吃了。

知云忍了忍笑：“恕小人冒昧，敢问公子哪里人氏？”

“哦，我是乌州歧安人。”

“那公子与覃思不是同乡？”知云暗讶，瞧那覃思风神气度如此不凡，可眼前这人除了一种踏实与稳健之外，毫无一派南国公子的气质，同为一方水土，却养出这般不同之人。

听到这一说，来人终于放下了筷子，咧嘴一笑，眼神却在瞬间变得深邃，答道：“是啊。”

知云心中微凛，识趣地闭了嘴。妩语看了眼知云，虽有些护短，却仍向来人诚心致意：“公子莫要见怪。”

“没什么，公子不用介怀。”他平静一笑，竟是什么也看不出。只见他取出一两碎银子摆在桌上，朝三人颌了下首，“多谢赐座，告辞。”说着就站起身，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淡淡地道了句，“盛世要有锦心绣口的鸿儒之士，也要有治郡有方的能人良吏，二者缺一不可。”这句话音方落，便干净利落地走了。



妘语沉思地看着他的背影,而知云更是愣怔在那里。本来无甚奇特的容貌,却于方才说话时透出一股稳健的凌云之气来。怎么会觉得他平凡呢?他也是深具文士的傲气的呀,只是这与覃思外露的清高标举不同,他的傲气是内敛的、蕴藉的,而这内敛蕴藉因腹有雄才而愈显稳健。

“该看的也看得差不多了,知云,结账,这就走吧。”

“呃,是。”

三人起身,知云赶紧替妘语披上一件钹金银红暗花的披风,长光护在一侧,转出了状元楼。

“知云,你办事去吧,我这儿有长光陪着就行了。”妘语看了眼人来人往的苍屏大街,觉得索性来个私访也不错。

这一个多月来的亲政着实忙得有些累了,朝中文武百官的大调动,闻氏、孙氏可是一点都马虎不得,且又要插入自己的人,这些事着实费了不少心思。

孙预仍领摄政王一职,典理六部,权域不变,但权限已降到相当于尚书令之职。而柳歇由翰林供奉转调尚书右丞;项平升尚书省右仆射;岳穹为门下左散骑常侍,掌规讽过失,侍从顾问;钟威任台谏院左丞。至此,她已将一部分心腹安到了军国要政处。而六部,崔达、王象任吏部尚书;汲克任户部尚书;石达任刑部侍郎;裴翥玃任工部侍郎,这些也都算得上是可以放心的。

同样,闻氏自是要提拔。闻谕升调尚书省左丞;水扬波升任吏部左侍郎;王熙任兵部侍郎;杨笛调任门下省给事中;王修远迁吏部右侍郎;方洪平任中书令;方星任户部尚书;礼部几由闻氏垄断,兵部左侍郎也是闻谕的妻舅皮枢日;袁筑也任了工部尚书;甚至台谏院也多有渗入。

安抚这,妥帖那,妘语这一碗水端得着实辛苦,近一个月来几乎就为这种平衡而愁思不断。几经周折,并与岳穹、项平、王熙等人密谈了几夜,才定下这一套方案。

然饶是如此安排,两边仍是不知满足,孙预虽不曾说什么,但孙

党那一派的人又有几个没给她软钉子碰？而闻家，她更是连提都不想提！费神又不讨好，好不容易一切总算停当下来，岳穹却又上折要求重组台谏院，而项平又有想动三王的意思。

台谏院的事是要重视，但这得放到春闱之后才好着手，也可以先放一放，但三王的事要办却要快了，再拖，则事过境迁，也就没那个理由动手了。兵要正式收编，几个将军也要问罪，三王更要有所惩戒。

一波连着一波，让妨语感受到从未有过的烦乱。是亲政了，然而这朝局会在她手下驶向何方呢？权柄在手的此刻，她忽然有些心生怯意起来。举目远眺禁宫方向的那一片天宇，一碧万顷的长天唯有几片白云浮着。她望了许久，心头有些茫然。

“主子，不如去四处逛逛吧？听说天都新近来了个洋人，会变戏法儿，挺有意思。”长光浅浅淡淡的声唤回妨语的思绪。

她轻展不自觉拢紧的眉宇，明快地一笑：“好啊，这就去看看吧！”且行且看吧，路总是走出来的！



2 初窥明君

这一天算是妩语一个难得的假日了，即使她已料到了堆积如山的奏章。说到奏章，唉！饶是之前已有预料，可一旦正式面临，事务之繁、头绪之多还是超乎想象。她到现在才清清楚楚地了解到以往摄政王孙预摄政时到底替她挡掉了多少麻烦！

政务繁多其实还在其次，最让人头疼不已的还是一些大决策，最担责任也最吃斤两，让妩语时感力不从心。有时她不禁怀疑，自己到底适不适合亲政，她是不是太高估了自己？

“长光，你觉得我是一个好君主吗？”穿行在禁宫幽深的长廊上，妩语不禁有些迷惑。

长光微微一愣，向来不沾情绪的眼里掠过些许讶异，继而是隐隐的深藏的怜惜。他躬身答道：“皇上是一代明君。”

妩语轻抿了抿唇，明显有些无奈：“我就知道，你们都只会说好听的。”

“不是。长光说的是心里话……皇上是不喜欢待在宫里，却做得比碧落任何一位君主都要好。”

妩语一愣，停住脚步向右后方的长光凝目看去。他依旧是温淡地

站在那里，身子微躬，谦恭守礼，可他说出的话却近乎不敬了。他是在说真心话吧？！可是，她并不好，为什么他们还毫无芥蒂地如此信任她呢？妩语心中震动，毕竟，还是有着许多人是真心地关照着她呀。眼中微涩，出口的却是一句故作轻快的笑语：“这话可把高祖圣祖都盖过去了，你倒是大胆呵！”

长光释然地微笑，清秀韵致的眉目有着一丝放心：“自古今人胜前人，长光以为这对于高祖圣祖女皇来说，反是一种安慰呢！”

“呵呵，什么时候连你也学上了知云的巧舌如簧？不过，这话倒是说得极窝心！今天那西洋……”妩语笑着还想说什么，却见前头喜雨捧了本牒子过来了。

“皇上。”喜雨行了个礼，呈上牒子。

妩语接过细看——湘州知州傅守谦？“他好好地跑来天都干什么？”湘州今年收成不错，也无大灾，他此行倒有些出人意料。

喜雨眉目不动，声调平平地陈述：“听说是在湘水发现了千年灵龟，在斧毫山又猎获了一只神兽麒麟。”

“灵龟与麒麟？”妩语微讶，随即沉下了脸，“哼！空话连篇！不思澄清吏治，为百姓请命，却成日尽想这些个神神怪怪的东西！我亲政难道还要这些灵龟神兽来准允不成？不见！让他滚回湘州去！”妩语将牒子扔回给喜雨，头也不回地朝安元殿径直走去。

喜雨自是知晓妩语为何动气。那湘州知州傅守谦也真是的，要献祥瑞什么时候不好献？偏偏选在现在这个当口。皇上正准备要借民怨来给三王一记狠手，他倒先来个天下呈平的喜贺。一边正举着杀伐之旗，一边却大唱天下安澜的对台戏，这不是和皇上对着干吗？但祥瑞之于才亲政一个月的女皇来说，毕竟还是有用的。

但喜雨也明白，皇上毕竟不过是一时着恼，静下心来，必定还是要见的，于是他捧着牒子仍跟在一侧。

果然在就要到安元殿时，妩语顿住了脚步，想了会儿，终于还是开口：“叫他明日上朝时觐见吧。”

“遵旨。”

妩语叹口气，抚了抚额，跨入安元殿，小秋忙上前服侍。才刚坐定

喝了口茶，外报知云已经回来了。

“都妥当了？”妩语状似不经意地问着。

“回皇上的话，都妥当了。知云也顺带查了今儿遇上的几个举子。”

“哦？”妩语淡淡地眉宇一挑。

“喝酒的那两人，一个叫庄怀，永州丰台人氏；一个叫张鉴明，夷州酆沙人氏。”他稍顿，“今日借座的那位姓木，名清嘉，乌州歧安人。少有才名，文章虽略逊覃思，然胸有千壑，是个饱学之士，名声直追覃思。只是其人较为内敛，不喜张扬。”

“嗯。”妩语细细地听着。

“其人当得一个‘稳’字，却又不拘泥陈规，行事果毅。其祖木霖曾在天德年间任过户部仓部郎中，以清廉名盛一时。”

“办得好！”妩语微笑，“嗯，对了，知云，看你前日一直托长光在寻一方永徽细砚，这次小秋在南书房阁子里恰好找到一方，你待会儿就自己去拿吧。”

“知云谢皇上赏赐。”知云乐呵呵地起身。

次日朝堂上，百官奏事以后，湘州知州傅守谦便奉诏觐见。他略带惶恐地步入大殿，端严肃穆的朝堂上，只远远地瞥见首座上一袭明黄袞服的女皇气度雍容地坐着，殿堂的旷阔与雄势，衬得这纤弱的身量亦威仪凛然，而其身后所立的双手举仪的仪仗侍更是肃穆有加。这架势，饶是他多年前已经见过一次，还是觉得胆寒。

不敢耽搁，他疾步上前，率一千官员，手捧一本表疏诚惶诚恐地入殿，三跪九叩之后，几人俱是伏在那里，连头也不敢抬起。

妩语冷眼瞧着，一点也没有作为君主要宽慰他们远道而来的意思。瞧他们那模样，也该是多少探到了些口风吧。妩语冷淡地道：“爱卿平身。”

“谢皇上。”

“爱卿远知湘州，多有劳苦，不知近日湘州民情可好？”

“谢皇上垂询。臣蒙皇上恩诏，恪尽本分，湘州百姓沐天圣泽，

